



中国经典名著

侠女奇缘

(三)

〔清〕文康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二回	晤双亲芳心惊噩梦 完大事矢 志却尘缘.....	1
第二十三回	返故乡婉转依慈母 图好事娇 嗔试玉郎.....	21
第二十四回	认蒲团幻境拜亲祠 破冰斧正 言弹月老.....	43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爷讽 诵列女传.....	66
第二十六回	灿舌如花立消侠气 慧心相印 顿悟良缘.....	83
第二十七回	践前言助奁伸情谊 复故态怯 嫁作娇痴.....	107
第二十八回	画堂花烛顷刻生春 宝砚雕弓 完成大礼.....	128
第二十九回	证同心姊妹谈衷曲 酬素愿翁 媪赴华筵.....	152
第三十回	开菊宴双美激新郎 聆兰言一 心攻旧业.....	177

第二十二回 晤双亲芳心惊噩梦

完大事矢志却尘缘

上回书表的是安、何两家，忙着上路；邓、褚两家，忙着送别。一边行色匆匆，一边离怀耿耿。次日何玉凤起来，见安太太婆媳和张太太，并邓九公的那位姨奶奶，都已梳洗，在那里看着仆妇丫鬟们，归着随身行李。只有褚大娘子不在跟前，姑娘料是她那边张罗事情，不得过来；自己便急急的梳洗完了，要趁这个当儿，先过去拜辞九公和褚大娘子，叙叙别情。及至问了姨奶奶，才知他父女两个，五更天就进山照料起灵去了。

玉凤姑娘听了说道：“我在这地方整整的住了三年；承他爷儿两个，多少好处，此去不知今生可能再见？正有许多话说，怎么这样早就走了？走也不言语一声儿呢！”安太太道：“九公留下话来，说他们从山里走，得绕好远儿的呢！他同他家姑爷姑奶奶，和你大兄弟，都先去了，留了你大爷招护咱们娘儿们，就从这里动身，到码头上船；等着到了船上，他爷儿两个也要来的，在那里有多少话说不了。”姑娘听了无法，只得匆匆的同大家吃些东西，辞了姨奶奶，收拾动身。来到大厅，安老爷正在外面等候，早有褚家的人，同了戴勤、随缘儿、赶露儿一班人，把车辆预备在东边大院落里。安老爷便着人前面引路，一行上下人等就从那大院里上了车。当下安太太和玉凤姑娘同坐一辆，张太太和金凤姑娘同坐一辆。安老爷看众人上了车，



自己才上车，带了戴勤等护送同行，便从青云堡出岔道口，顺着大路奔运河而来。共十来里路，走不上半个时辰，早望见渡口码头边，靠着有三只大太平船，和几只伙食船；晋升、梁材、叶通一班人，都在船头侍候。又有邓九公因安老爷带得人少，派了三个老庄客，还带着几个笨汉子，叫他们沿途帮着照料，一直送到京。这班人见车辆到了码头，便忙着搭跳板，搬行李。安老爷把大家都安顿好在安太太船上。玉凤姑娘虽然跟她父亲到过一次甘肃，走的却是旱路，不曾坐过长船；如今一上船，便觉得另是一番风味，耳目为之一新。张太太进门，就找姑娘的行李。张姑娘道：“妈和姐姐都在那船上住，行李都在那边呢！”张太太道：“我们不在这里睡呀，那么说，我走罢！看行李去。”说着，望外舱里就走。

安太太道：“亲家你不要忙，那船上有人照看，你方才任甚么东西没吃，等吃了饭，再过去不迟。”她道：“我吃啥饭哪！我还不是那一大碗白饭，等回来你大伙儿吃的时候儿，给我盛过碗去，就得了。”说着，早过那船去了。

大家歇了一刻，只见褚大娘子先坐车赶来，一进舱门便说：

“敢是都到了？我可误了！谁知这一边，多绕着十来里地呢！”因又向玉凤姑娘道：“道儿上走得很妥当，你放心罢！倒真难为我们这个大少爷了，拿起来三四十里地；我们老爷子和你姐夫，倒还换替着坐了坐车；他跟着灵，一步儿也不离。我那样叫人让他，他说不乏；又说二叔吩咐他的，叫他紧跟着走。你们瞧着罢！回来到了这里，横竖也遛遍了。”安太太道：“他小孩子家，还不该替替他



姐姐吗？”玉凤听了，心上却是十分过不去；正待和褚大娘子说话，忽听得问道：“张亲家妈哪里去了？”张姑娘道：“她老人家惦着姐姐的行李，才过那船上去了。”褚大娘子道：“真个的我也到那边看看去。”说着，起身就走。玉凤姑娘说：“你到底忙的是甚么，这等慌张似的。”一句话没说完，褚大娘子早站起身来，出舱去了。

不一时，晋升进来回说：“何老太太的灵，已快到码头了。”安老爷道：“既然如此，我得上岸迎一迎；你大家连姑娘且不必动。那边许多人夫，拥挤在船上，没处躲避，索性等安好了，再过去罢！”说着，也就出去。

少时灵到，只听那边忙了半日，安放妥当，人夫才得散去。

船上一面上格扇，摆桌椅，打扫干净。安老爷才请玉凤姑娘过去，安太太和张姑娘也陪过去。姑娘进门一看，只见她母亲的灵柩，包裹得严密，停放得安稳，较比当日送她父亲回京倍加妥当。忙上前拈香，磕头告祭；因是和安老爷一家同行，便不肯举哀。拜过起来，正要给众人叩谢，早不见了褚大娘子，因问：“褚大姐姐呢？索性把师傅也请来，大家一处叙叙。”安老爷道：“姑娘你先坐下，听我告诉你：九公父女两个，因和你三载相依，一朝分散，不忍相别；又恐你恋着师弟姊妹情肠，不忍分离，倒要长途牵挂，因此早就打定主意，不和你叙别！他两个方才一完事，就走了，此时大约已出好远去了！”说话间，只听得当当当一片锣响，华拉拉扯起船篷。那些船家，叫着号儿，点了一篙，那船便离了岸，一只只荡漾中流，顺流而下。此时姑娘的乌云盖雪驴儿，是跟着华忠进了京了；铜



胎铁背弹弓，是被人借了去，仗胆儿去了；只剩了一把雁翎刀，在后舱里挂着。就让拿上它飏的一声，跳上房去，大约也断没那本领，扑通一声，跳下水去；只得呆呆望了水面发怔。

再转念一想：这安、张、邓、褚四家，通共为我一个人，费了多少心力，并且各人是各人的尽心尽力，况又这等处处周到，事事真诚；人生在世，也就难得碰着这等遭际，因此她把离情打断，更无多言，只有一心一意，跟着安老爷、安太太北去。

安老爷便同了张太太在船伴着姑娘；又派了她的乳母丫鬟，便是戴勤家的，和随缘儿媳妇，带着两个粗使的老婆子，侍候安太太；又把自己两个小丫头，一个叫花铃儿的，给了玉凤姑娘；一个叫柳条儿的，给了他媳妇张金凤。这日，安老爷、安太太、张姑娘便在船上，陪着姑娘，直到晚上靠船后，才各自回船。

只苦了安公子，脚后跟走得磨了两个大泡，两腿生疼，在那里抱着腿哼哼。

从这日起，不是安太太过来，同姑娘闲话；便是张姑娘过来，同她作耍。安老爷也每日过来望望。这水路营生，不过是早开晚泊，阻雨候风。也不止一日，早到了德州地面。这德州地方，是个南北通衢、人烟辐辏的地方。这日靠船甚早，那一轮红日尚未衔山，一片斜阳，照得水面上乱流明灭，那船上桅杆影儿，一根根横在岸上，趁着几株疏柳参差，正是渔家晚唱，分明一幅画图！恰好三只船头尾相连，都顺靠在岸边。那运河沿河的风气，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庄妇女赶到岸边，提个篮儿装些零星东西来



卖，如麻绳、棉线、零布带子，以及鸡蛋、烧酒、豆腐干、小鱼子之类都有，也为图些微利。

这日安太太婆媳，便过玉凤姑娘这船上来吃饭。安太太见岸上只是些妇女，那天气又不寒冷，便叫下了外面明瓦窗子，把里面窗屉子也吊起来，站在窗前，向外和那些村婆儿一长一短的闲谈，问她这里的乡风故事，又问她们都在那乡村住。内中一个道：“我那村儿叫孝子村。”安太太道：“怎么得这等一个好名儿，想必你们村里的人，都是孝顺的？”她道：“不是这么着。这话有百十年了，我也是听见我那老的儿说。老年那有个教学的先生，是个南直人，在这地方开个学馆，就歿在这里了。他也没个亲人儿，大伙儿就把他埋在那乱葬岗子咧！落后来，他的儿作了官来，找他父亲来；听说歿了，他就挨门打听。那埋的地方，也没人儿知道；我家住的离他那学馆不远儿，我家老公公可倒知道呢！翻尸倒骨的，谁多这事去，也就没告诉他在哪儿他没法儿了，就在漫荒野地里，哭了一场。谁知受了风，回到店里，一病不起，也死了。我村里给他盖了个三尺来高的小庙儿，因这个大家都说他是孝子、孝子的，叫开了，就叫孝子村。”安太太听着，不禁点头赞叹。姑娘听了这话，心里暗道：“原来个孝子，也有个幸不幸，也有个天成全不成全。只听这人身为男子，读书成名，想寻父亲的骸骨，竟会到无处可寻，终身抱恨。想我何玉凤遇见这位安伯父，两地成全，一丘合葬，可见‘不求人’的这句话断说不起。”这等一想，觉得听着这些话，更有滋味，不禁又问那村婆儿道：“你们这里还有照这样的故事儿，再说两件我们听听。”又一个老些的道：“我



们德州这地方儿，古怪事儿多着呢！古怪再古怪，不过我们州城里的这位新城隍爷咧！”姑娘笑道：“怎么城隍爷又有新旧呢？”那人道：“你可说么，那州那县，都有个城隍庙，那庙里都有个城隍爷。谁又见城隍爷有个甚么大灵验来着？我这里三年前头，忽然一天，到了半夜里，听见那城隍庙里，就和那人马三齐笙吹细乐也似的，说换了城隍爷，新官到任来咧！那天起，这城隍爷就灵起来：不下雨，求求他，天就下雨；不收成，求求他，地就收成；有了蝗虫，求求他，那蝗虫就都飞在树上，吃树叶子去了，不伤那庄稼；谁家老的生了病，去烧炷香，许个愿，更有灵验。今年某时间，我们山里可就出来一只硕大的老虎，天天把人家养的猪羊，拉了去吃；州里派了多少猎户们打它，倒伤了好几个人，也没人敢惹它。大伙儿，可就去求他老人家去了。那天刮了一夜没影儿的大风，这东西就不见了。后来这些人们，都到庙里还愿去了；一开殿门，瞧见供桌前面，直挺挺的躺着比牛还大的一只死黑老虎，才知道是城隍爷把它收了去了。我们那些乡约地保和猎户们，就报了官；那州官儿，还亲身到庙里来，给他磕头；听说万岁爷，还要给他修庙挂袍哩！你说这城隍爷，可灵不灵？”姑娘向来除了信一个天之外，从不信这些说鬼说神的事，却不知怎的听了这番话，象碰了自己心里一桩甚么心事，又好象在那里听见谁说过这话似的；只是一时再想不起。

说着，天色已晚，船内上灯，那些村婆儿，卖了些钱，各自回家。安太太和张姑娘便也回船。玉凤姑娘和张太太，这里也就待睡。一路来张太太是在后舱横床上睡，姑娘在



卧舱床上睡；随缘儿媳妇便随着姑娘在床下打地铺睡，当下各各就枕。

可煞作怪，这位姑娘，从来也不知怎样叫作失眠；不想这日身在床上翻来覆去，只睡不稳；看看转了三鼓，才得沉沉睡去。

便听得随缘儿媳妇叫她道：“姑娘，老爷太太打发人请姑娘来了。”姑娘道：“这早晚老爷太太也该歇下了，有甚么要紧事，半夜里请我过船？”随缘儿媳妇道：“不是这里老爷太太，是我家老爷太太，从任上打发人请姑娘来的。”姑娘听了，心里恍惚，好象父母果然还在。便整了整衣服，不知不觉，出了门，不见个人，只有一匹雕鞍锦鞴的粉白骏马，在岸上等候。姑娘心下想道：“我小时候，随着父亲，最爱骑马；自从落难以来，从来不曾见匹骏马；这马倒象是个骏物，待我试它一试。”说着，便认镫扳鞍上去。只见那马双耳一竖，四脚凌空，就如腾云驾雾一般，耳边只听得唿唿的风声；转眼之间，落在平地，眼前却是一座大衙门，见门前有许多人在那里侍候。姑娘心里说道：“原来果然走到父亲任上来了；只是一个副将衙门，怎得有这般气概？”心里一面想，那马早一路进门，直到大堂站住。姑娘才弃镫离鞍，便有一对女僮，从屏风迎出来，引了姑娘进去。到了后堂，一进门，果见她父母双双的坐在床上。姑娘见了父母，不觉扑到跟前，失声痛哭，叫声：“父亲母亲，你二位老人家，撇得孩儿好苦！”只听他父亲道：“你不要认差了！我们不是你的父母；你要寻你的父母，须向安乐窝中寻去，却怎生走到这条路上来？你既然到此，不可空回，把这桩东西交付与你，去寻



个下半世的荣华，也好准折你这场辛苦。”说着，便向案上花瓶里，拈出三枝花来。原来是一枝金带围芍药，一枝黄凤仙，一枝白凤仙，结在一处。姑娘接在手里，看了看道：“爹娘啊！你女儿空山三载，受尽万苦千辛，好容易见着亲人，怎的亲热话也不同我说一句？且给我这不着紧的花儿！况我眼前就要跳出红尘，我还要这花儿何用？”他母亲依然如在生一般，不言不语；只听得父亲道：“你怎的这等执性？你只看方才那匹马，便是你的来由；这三枝花，就是你的去处，正是你安身立命的关头。我这里有四句偈言吩咐。”说着，便念了四句道：

天马行空，名花并蒂，来处同来，去处同去。

“你可牢牢紧记，切莫错了念头！我这里幽明异路，不可久留，去罢！”姑娘低头听完了那四句偈言，正待抬头细问原由，只见上面坐的哪里是他父母，却是三间城隍殿的寝宫；案上供着泥塑的德州城隍和元配夫人，两边排列着许多鬼判，吓得她拿了那把花儿，忙忙的回身就走。将要出门，却喜那匹马还在当院里。她便跨上，一辔头跑回来，却是迷失了路径。正在不得主意，只听路旁有人说道：“茫茫前路，不可认差了路头。”姑娘急忙鞭马，到了那人跟前一看，原来是安公子。又听他说道：“姐姐，我哪里不寻到，你父母因你不见了，着人四下里寻找，你却在这里头耍。”姑娘见公子迎来，只得下马；及至下了马，恍惚间那马早不见了。安公子便上前搀她道：“姐姐，你辛苦了，待我扶了你走。”姑娘道：“啷！岂有此理！你我男女授受不亲，你可记得我在能仁寺救你的残生，那样性命在呼吸之间，我尚且守这大礼，把那弓梢儿扶你；



你在这旷野无人之地，怎便这等冒失起来？”公子说道：“姐姐，你只晓得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你可记得那下一句？”姑娘听了公子这话，分明是轻薄她，不由得心中大怒起来，才待用武，怎奈四肢无力，平日那本领气力，一些使不出来，登时急得一身冷汗，啊呀一声醒来，却是南柯一梦。

何玉凤连忙翻身坐起，还不曾醒得明白，一手捏着个空拳头，口里说道：“我的花儿呢？”只听随缘儿媳妇答应说：

“姑娘的花儿，我收在镜匣儿里了。”姑娘这才晓得自己说的是梦话。听得她在那里打岔儿，便呸的啐了一口说：“甚么花儿你收在镜匣儿里？”她却鼾鼾的又睡着了。姑娘回头，叫了张太太两声，只听她那里酣吼如雷，睡得更沉。自己便披上衣裳坐起来，把梦中的事前后一想，说：“我自来不信这些算命打卦圆梦相面的事，今夜这梦，作的却有些古怪；分明是我父母，怎的不肯认我？又怎的忽然会变作城隍呢？这不要是方才我听见那村婆儿，讲究甚么旧城隍，新城隍，闹的罢！”想了半日，又自言自语的道：“且住，我想起来了，记得在青云山庄见着我家奶公的那日，他曾说过当日送父亲的灵，到这德州地方，曾梦见父亲成神；说的那衣冠，可就和我梦中见的一样；再合上这村婆儿的话，这事不竟是有的了吗？但是既说是我父母，却怎么见了我，没一些怜惜的样子？只叫我到安乐窝，另寻父母去。我可知道这安乐窝儿在那里呢？再说又告诉我那匹马，那三枝花，便是我的安身立命，这又是个甚么讲究呢？到了那四句话，又象是签，又象是课，叫人从那



里解起？这个葫芦提，可闷坏了人了。”姑娘本是个机警不过的人，如此一层层的往里追究进去，心里早一时大悟过来。自己说道：“不好了，要照梦这个跟想起来，我这番跟了他们来，竟大错了。

那安乐窝里面的话，可不正合着个‘安’字？那安公子的名，是叫作安骥，表字又叫作千里，号又叫作龙媒，可不都合着个‘马’字？那枝黄凤仙花，岂不合着张姑娘的名字？那枝白凤仙花，岂不又正合着我的名字？那枝金带围芍药，不必讲，自然应着功名富贵的兆头，便是安公子无疑了。且莫管他日后怎样的富贵，怎样的功名，但是我这作女孩儿的一条身子，便是黄金无价；有一颗心，便是白玉无瑕。想我当日在悦来店、能仁寺作的那些事，在我心里，不过为着父亲的冤仇，自己的委屈，激成一个路见不平，便要拔刀相助的性儿。不作则已，一作定要作个痛快淋漓，才消得我这副酸心热泪，这条心可以对得起天地鬼神，究竟我何尝为着甚么安公子不安公子来着呢！如今果然要照梦中光景，撞出这等一段姻缘来，不用讲我当日救他的命是想着他，赠金也是想着他，借弓也是想着他；偏偏的我一时高兴，无端把个张金凤给他联成一双佳偶，更仿佛是我想着他，才把她配合他，好叫他周旋我，如今索性迤迤迤迤的，跟了他来了。就这面子上看，我自己且先没得解说的，又焉知他家不是这等想我呢？我何玉凤这个心迹，大约是说破了嘴，也没人相信，跳在黄河也洗不清，可就完了我何玉凤的身分了！这便如何是好？”又想了一会子，忽然说道：“不要管他。此刻半路途中，有母亲的灵柩在此，料无别法。等到了京，急急的安了葬，我



便催他们给我那座尼庵；那时我身入空门，一身无碍，万缘俱寂，去向佛火蒲团上了此余生，谁还奈何得我？只是这一路上，我倒要远远避这嫌疑，密密加些防范，大大留番心神，才是道理。”说罢，望了望张太太，又叫了声随缘儿媳妇，她们正在那里睡得香甜，自己重复脱衣睡下。姑娘觉得自己这个主意，元妙如风来云变，牢靠如铁壁铜墙，料想他安家的人，梦也梦不到此。那知这段话，正被随缘儿媳妇听了个不亦乐乎。原来随缘儿媳妇说“那花儿收在镜匣里”的时候，却是睡得糊里糊涂，接下语儿说梦话。她说过这句，把脑袋往被窝里偎了一偎，又睡着了。及至姑娘后来长篇大论的自言自语，恰好她又醒了；听了一听，姑娘所说的，都是自己的心事。她一来怕羞了姑娘，二来想到姑娘自幼疼她，到了这里，又蒙安老爷、安太太把她配给随缘儿，成了夫妇；如今好容易见着姑娘，听了听姑娘口气，大有不安于安家的意思，她正没作理会处；如今听见姑娘，把梦里的话，自言自语的自己度量，她索性不出一言，装睡在那里静听，那话虽不曾听得十分明白，却也听了个大概。她便不肯说破，因大奶奶和她姑娘最好，消了闲儿，便把这话悄悄的告诉了她家大奶奶。

那金凤姑娘听了，心中一喜一愁：喜的是果然应了这个梦，真是天上人间第一件好事；愁的是这姑娘好容易把条冷肠子热过来了，这一左性，怕又左出个岔儿来。因此她告诉随缘儿媳妇说：“这话关系要紧，你不但不可回老爷太太，连你父母公婆，以至你女婿跟前，都不许说着一字。”她吓得从此便不敢提起。

这个当儿，安老爷安太太因姑娘当日在青云山庄有一



路不见外人的约法三章，早吩咐过公子，沿路无事，不必到姑娘船上去。及至他二位老人家见了姑娘，不过谈些风清月朗，流水行云，绝谈不到姑娘身上的事；即或谈到了，谈的是到京后，怎样的修坟，怎样的安葬；安葬后怎样造庙；那庙要怎样近边地方，怎样的清净禅院，绝没一字的缝子可寻。只这没缝子可寻的上头，姑娘又添了一层心事。她想着是：“他们如果空空洞洞，心里没这桩事，便该和我家常琐屑，无所不谈，怎么倒一派的冠冕堂皇，甚至连‘安骥’两个字，都不肯提在话下。这不是他们有心是甚么？可见我的见识不差，可就难怪我要急急的跳出红尘了。”这是姑娘心里的事。在安老爷、安太太，并不是看不出姑娘这番意思来，心里想的是：“你我既然要成全这个女孩儿，岂有由她胡作非为，身入空门之理？自然该安一片至诚心，说几句正经话，使她打破迷团，早归正路才是；但这位姑娘，可不是一句话了事的人，此刻要一语道破，必弄到满盘皆空，莫如且顺着她的性儿，无论她怎样用心，只和她装糊涂，却慢慢再看机会，眼下只莫惹她说出话来。”这是安老爷安、太太心里的事。其实姑娘是一片真心，珍惜自己；安老爷、安太太更是一片真心，惠顾姑娘。弄来弄去，两下里都把真心瞒起来，一边假作痴聋，一边假为欢喜，倒弄得象各怀一番假意了。只顾他两家这等一斗心眼儿，再不想这桩事越发左了，这回书越发累赘了！读者，天下事最妙的是云端里看厮杀，你我且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看后来这位安水心先生，怎的下手？这位何玉凤姑娘怎的回头？张金凤怎的撮合？安龙媒怎的消受？过了德州，离京一日近似一日，安老爷便发信知照家



里，备办到京一切事件；专差赶露儿，同了个杂使小厮，由旱路进京，大船随后按程行走。还不曾到得通州，那老家人张进宝早接下来。恰好老爷、公子都在太太船上。张进宝进舱，先叩见了老爷、太太，起来又给大爷请安。太太道：“你瞧瞧新大奶奶。”他听说，便转身磕下头去，说：“奴才张进宝认主儿。”张姑娘满面笑容说：“侍候老爷、太太的人，莫要行这个大礼罢！”公子便赶过去，把他扶起来。老爷道：“这算咱们家个老古董儿了，他还是爷爷手里的人呢！”因问道：“你看这个大奶奶，我定的好不好？”他道：“实在是老爷、太太疼我们爷，我们爷的造化。奴才大概前也听见华忠说了，这一趟，老爷和爷可都大大的受惊，吃了苦，劳了神了。说到这里，老爷道：“这都是你们大家盼我作外官盼出来的呀！”他又答道：

“回老爷，看不得一时，天睁着眼睛呢！慢说老太爷的德行，就讲老爷居心待人，咱们家不是这模样就完了的；老爷往后还要高升，几年儿我们爷再中了。据奴才糊涂说，只怕从此倒要兴腾起来了。”安老爷、安太太听了他这老橛话儿，倒也十分欢喜。因问了问京中家里光景，他道：“朝里近来无事，也很安静。华忠到京，奴才遵老爷的谕帖，也没敢给各亲友家送信，连乌大爷那里差人来打听，奴才也回复说：‘没得到家来准信。’就只舅太太时常到家来，奴才不敢不回。舅太太因惦记着老爷、太太，和我们爷奶奶已经接下来了，在通州码头庙里等着呢。”老爷道：“很好。”又问：“园里的事都预备妥当了么？”他又回道：“那里交给宋官儿和刘住儿两个办的，都齐备了，



杠房人也跟下奴才来了，在这里侍候听信儿。奴才都遵老爷的话，办得不露火势，也不露小家子气，请老爷、太太放心。”老爷忽然想起问道：“那刘住儿你也派他在园里，中用吗？”他连忙回道：“老爷问起刘住儿来，竟是件怪事。

自从他误了我们爷的事，等他剃了头，消了假，奴才就请出老爷的家法来，传老爷的谕，结结实实责罚了他三十板子。谁知他挨了这顿打，竟大有出息了，不赚钱，不撒谎，竟可以当个人使唤了！”老爷点头道：“这都很难为你。你歇歇儿，也就回去罢，家里没人。”他道：“不相干。家里，奴才把华忠留下了。再程师老爷也肯认真照料的。”太太道：“告诉他们外头，好好儿的给他点儿甚么吃；他这么大岁数了，莫饿着回去。”他听了，忙着又跪下说：“太太恩典，奴才还得过去见见亲家老爷、亲家太太；还有何家太太灵前，和那位姑娘。请示老爷、太太，奴才们怎么样？”老爷道：“灵前你们可以不行礼，姑娘且不必见，到家再说罢！只见见亲家老爷就是了！”公子连说：“张爹，你先歇歇儿去罢！站了这半天，船上不好走，不用满处跪了！”他道：“爷甚么话？一笔写不出两主儿来；主子的亲戚，也是主子；一岁主，百岁奴；何况还关乎着爷奶奶呢？如今这些才出土儿的奴才，都是吃他娘的两天油炒饭，就瞧不起主子。老爷这一回来，奴才们要再不作个样子给他们瞧瞧，越发了不得了。”公子被他说的，也不敢再言语了。

太太道：“你只管去，也歇歇儿，不用忙。”他这才答应了两个是，慢慢退了出去。读者，你看怎的连安老爷



家的人，也叫人看着这等可爱！这老头子，大约和那霍士端的居心行事，就大不相同了！说话之间，那船一只跟一只的，早靠了通州龙王庙码头。

这安老爷此番出京，为了一个县令，险些撞破家园；今日之下，重归故里，再见乡关；况又保全了一个佳儿，转添了一个佳妇。

便是张老夫妻，初意也不过指望带女儿，投奔一个小本经纪的亲眷，不想无意中得这等一门亲家，一个快婿，连自己的下半世的安饱都可不必愁了。至于何玉凤姑娘，一个世家千金小姐，弄得一身伶仃孤苦，有如断梗飘蓬，生死存亡，竟难预定。忽然的大事已了，一息尚存，且得重返故乡。虽是各人心境不同，却同是一般的欢喜。

当下安老爷便要派人，跟公子到庙里先给舅太太请安去。

正吩咐间，舅太太得了信，早来了船上。众人忙着搭跳板，搭扶手，撤围幕。舅太太下了车，公子上前请安。舅太太一见公子，只叫了声：“哎哟！外外。”先就纷纷泪落，半日说不上话来。倒是公子说：“请舅母上船罢！我母亲盼舅母呢！”他便搀了舅母，后面仆妇，同随着上了船。安老爷在船头见了舅太太，一面问好，早见安太太，带了媳妇，站在舱门口里等着。舅太太便赶上去，双手拉住她。姑嫂两个，平日本最合式，这一见，痛得几乎失声哭出来，只是彼此都一时无话。安太太便叫媳妇过来，见过舅母。舅太太一把拉住说：“好个外外姐姐！我自从那天，听见华忠说了，就盼你们，再盼不到，今日可见着了。”说着，拉了安太太进舱坐下。公子送上茶来，舅太太才和

